大公報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a1902617@hotmail.com　責任編輯：劉榕欣　謝敏嫻
2019年3月24日　星期日

又見倚天屠龍

鍾　亦

如是我見

金庸先生的書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倚天屠龍記》。不爲別的，只因爲《倚天》最接近生活實際。總覺得《射鵰英雄傳》裏，郭靖的憨厚老實和黃蓉的聰明伶俐都有點過頭，而顯得不眞實；《神鵰俠侶》裏，憤世嫉俗的楊過和不通世事的小龍女又顯得過於另類——對比之下《倚天屠龍記》裏的人物都顯得更加眞實。

去年金庸先生離世，各界扼腕嘆息，所幸的是，先生留下的一場場江湖夢依舊。剛過完農曆年，新版的《倚天屠龍記》就如火如荼地上演了，儘管這一版從選角到製作水準都有些差強人意，倒也勾起了不少金庸粉對原著、對舊日經典的懷念和追憶起來。

重新翻看起《倚天屠龍記》，一如往昔地覺得這是一本寫實的書。就像金庸先生在後記裏說的，張無忌的性格軟弱，並無什麼突出之處，也許更像我們普通人；而趙敏和周芷若的聰慧也都是有限度的，至少是有人能匹敵的，如陳友諒之輩。這樣的主角，無疑是更加生活化也更加眞實的。

魯迅先生評價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每個人都能從同一本書中得到自己的理解。關於《倚天屠龍記》，我的理解是，這是一本人生的哲理書，這裏面的生活，眞實得就像我們的人生。

審視書中的每一個人，看他走過的人生，都能看出所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書中亦然。

張無忌出生在與世隔絕的冰火島，過了十年與世無爭的幸福日子，這是他的福氣。然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之後的十年，他便嘗遍了人世間的心酸。先是父母雙雙自殺於眼前，然後自己寒毒發作，幾經顚沛流離。十多歲的小孩子，經歷了人生巨變，嘗盡了世間的酸甜苦辣，被欺負，被欺騙，若不是運氣好到出奇，早就命喪黃泉了。不禁讓人唏噓人生多艱難。

再環視張無忌周圍的衆生，又有哪一個過得不是悲苦多幸福少？趙敏遇到了眞愛，孜孜以求，得償所願，然而也付出了與父兄決裂，背叛家國的代價；周芷若貌美如花，品性純良，卻被迫發毒誓，做出違心之事，後又遭遇悔婚，爲情所傷；小昭聰明而守本分，命運讓她和無忌天各一方，難以相見；殷離的命運更是悲苦得過了頭，用張無忌的話說，就是恐怕一天幸福快樂的日子也沒有過。

所幸的是，金庸先生是個好心人，排除了無數種不幸的結局，爲我們心中的主人公找到了一個看似圓滿的結尾——趙敏和張無忌最後一起遠走高飛，不管之前的他們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最後還是幸福了，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

讀者如我，既感慨於張無忌和趙敏的愛情幾經波折，又感嘆他倆最終能長相廝守是因爲他們從來就未曾向命運屈服過。張無忌經歷了被人折磨，被人欺騙的種種苦難，然則還是那個寬厚仁慈的張無忌；趙敏經歷了被最愛的人冤枉，經歷了與至親的訣別，始終是那個爲了愛的人奮不顧身的趙敏。

固然生活有千般不如意，可芸芸衆生，誰又不是自己人生路上的苦行僧呢？學會感謝苦難，感謝它讓我們成長，讓我們學會珍惜幸福，讓我們明白生命的意義，並最終成爲自己人生的主宰。

◀金庸作品《倚天屠龍記》近來再次翻拍　資料圖片

創新旅遊首選文化

姚榮銓　姚姚

自由談

日前，收到陳智思兄推介「香港藝術月」的微信。照他說每年三月份香港文化活動特別多，經他搜集就有本周結束的第四十七屆香港藝術節，本周五舉行的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正在舉行中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在荃灣老磨坊大樓隆重開幕的文化和藝術及紡織中心，再有巴塞爾藝術展，這個大展從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展出，共佔兩個樓層可見規模頗大，至今已連續辦了七年證明人氣旺得可觀。

陳智思特意點明這個三月所以有「香港藝術月」之美名，是被本港旅遊業界人士等喊叫出來的。也就是說在旅遊界中越來越多人士共識到了文化確實是可以招徠遊客來一場文化之旅的，不該「老壽星唱曲兒——老調」那樣總是吆喝「香港是購物天堂」。智思提及的辦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香港藝術節，當初是由英國航空公司贊助辦起來的，盼望以此節招徠更多人乘飛機來觀芭蕾、聽交響樂，做一回文化旅遊嘛。

上海人精明，借鑒香港概念，自覺倡導「文化＋旅遊」，從二〇〇二年開始由市政府組團來香港及澳門連續推介宣傳「金秋盛事」達十餘年之久。久久爲功，做大做強了上海文化旅遊的國際品牌。上海文旅融合，曾得到國家旅遊局邵琪偉局長的首肯與點讚。現在中央政府改革，文化部與國家旅遊局變成了文化和旅遊部了，上海又率先呼應中央，前不久新的文化旅局成立了。香港雖未成立文化局，但是，香港已經存在藝術發展局、旅遊發展局。雖非官方機構，但都由政府撥款的，是不是可以改革成一個局呢？旅遊是香港重要的現代服務業，關係到經濟發展的大問題，文旅融合的發展刻不容緩。

陳智思先生作爲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由其所議論的香港文化月，引申到本港創新旅遊，乃至促進文旅融合，筆者以爲不可等閒視之。他的微信僅僅推介了今年三月的文化活動，筆者還想舉介另一個文旅好去處——幾乎被人遺忘的那條古玩街。上海人來香港自由行，蠻多的朋友會專程去逛一逛、撿個漏。因爲上海人皆知上海博物館裏不少好東西，是香港愛國古玩家從這裏搜集到後捐獻給上博的，古玩街上也不乏愛國商家肯通風報信給上博的老館長諸如馬承源先生，從而把文物重器搶救買回祖國。英國把古董買賣交易也囊括在文化創意產業裏的，可以理直氣壯地講淘古玩也是文化遊之一吧。請香港旅發局推介香港文化旅遊之餘，也莫忘了香港獨有的古玩街。

東涌的一天

張　茅

香港隨筆

同在一個城市，東涌，對不少人來說是陌生的。我印象中的東涌，離開市區頗遠，鄉村加上新建樓宇的地方，是新市鎮吧。然而，現實中的東涌又是何樣呢？

早上，由中環站開往東涌的幾班地鐵，載着多數往機場區上班的搭客，東涌站外聚集於迴旋處等待公司車接送；機場區域面積大，幾家國際貨物空運中心處理全港進出口空運貨物，建築物龐大，每座高四或五層，長度相若市區的五六個街口，每層行走重型貨車及貨櫃車，早上這批人大部分到空運中心上班。

空運中心職業分兩大工種，貨物捆紮及電動剷車搬運貨司機，他們的操作程序先由電動剷車將一包包貨物出倉，運到倉外一處，配合捆紮工人工作，把貨物包紮爲十呎高五呎闊獨立一大件，再由重型貨車運往機場。另一批是機場上班一族，多是地勤工作，也有店員。旁邊一條小人龍，從中環坐地鐵到東涌，隨即等候巴士往愉景灣上班。

逆向而行是幾大屋苑的中產者，約由七時三十分起陸續到地鐵站往中環，擠滿每一班車。若是周末及星期日上午，早上最早幾班地鐵載着一群又一群行山客及單車發燒友到東涌，行山客穿的用的「全副武裝」，各持行山手杖，專用的行山鞋；走出地鐵站後，一批批各自在大堂及廣場集合，行山客多數是五十至七十的伯伯嬸嬸，滿頭銀髮的公公不缺，互道「早晨」之後，就是說不完的話，各人精神飽滿，興奮活躍。

人馬齊集後，但見一隊又一隊穿梭，往郊野方向行，有登大東山，有往鳳凰徑，有登360纜車上昂坪。單車發燒友用的是名牌車，拆開一件一件進車廂，看來十分輕巧，男女車手穿標準貼身彩色戰衣，穿戴戰盔戰鞋，車手結隊繞走高速公路及東涌單車徑，穿過市區，盡顯威猛，區內車手，多是外國人。

早上一番繁鬧後，九點至十一點的東涌四處平靜，叔伯婆嬸悠閒嘆早茶，附近逛逛，帶菲傭去買餸，好動的，在屋苑游早水或打打網球，女的帶小狗遊花園。

接近中午，整個東涌步入每天生活的高潮，大量的不絕的遊客由地鐵載至東涌，都是以家庭爲單位，夫婦帶孩子，或夫婦帶孩子及年老的父母，外觀上穿得時尚，十個家庭九個說外省話，表現自信；車廂內先熱鬧起來，地鐵出青馬大橋，車廂外遠望青山，一片大海，小孩叫喊：「大海呀！好大的海啊，爸，你快看！」這爸望窗外：「好大啊，這才是眞正的大海！」

東涌站東薈城，由太古經營的全港首間名店倉（outlet），八十多家世界品牌公司在此開店，商場內除了部分食肆有中文招牌，其他多是英文。據我觀察，內地自由行遊客對這裏瞭如指掌，比我這位「原居民」知道得更詳細。

東涌中午直至傍晚八時，不分假日，商場人潮熙來攘往，有些地方需擦肩而過，到下午倦了，便坐在偌大的空間休息，三層高的落地玻璃，觀看外面360纜車、機場一帶的景致，看看航機的飛過，在茶座喝咖啡吃糕點，進酒店吃下午茶。另一些遊人在廣場坐着，欣賞亞洲最大音樂噴泉的水柱水花，看貪玩的男孩女孩闖入水陣中玩，有的靈活避過水柱，有的全身濕透，發出笑聲。

五點至六點大多是一場忙碌，買的東西都買了，怎樣放得下？這時看到的場景，許多人打開所有拖篋，攤在地面，思量將物一件又一件塞爆行李篋，「滿載而歸」大任告成，逐漸乘興離開，最後撤離的，約在晚上八時半。裏外環境漸趨常態。

有些遊客是由東涌出發去大嶼山寶蓮寺及大佛，有些在廣場往大澳及梅窩的巴士總站，搭巴士往大澳、梅窩。其實東涌也有景點，在東涌地鐵站旁搭十數分鐘巴士，即抵東涌炮台。東涌炮台建於一八三二年道光年代，城牆以花崗石砌成，東西六度門，城頭六門大炮，朝東涌河外的青山灣大海，防海盜入侵，現列爲古蹟。

午後到黃昏的東涌逸東邨，內有一個特色主題的「香港街市」。看看街市海鮮檔賣什麼？游水青斑、東星斑，青蟹、花蟹，游水大蝦，有殼生猛鮑魚，有殼生猛帶子，你會發覺衣着平常的居民，隨意三四百元買一條石斑等閒事，主婦隨意選三、四隻青蟹面不改容，消費力不遜於中產。

東涌特別之處是公屋與中產屋苑和睦並存，東面屋苑映灣園、南天海岸、昇薈、東環，住着不同國籍的人，也有不少是機師和機組人員，早上或午間拖着行李篋往機場如出市區；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和外國機師不用飛的日子，愛在晚上捧兩箱啤酒聚於屋苑園中的休閒地，喝酒閒談，深夜凌晨三時才肯「散班」；接着是拖愛犬出街的男女住客，天未亮拖愛犬在園中晨運。

東涌的一天，就這樣過了。

◀▲東涌附近有不少新建樓宇　作者供圖

風箏飛滿天

舍　予

人與事

記得有那麼一首老歌曾唱到：「又是一年三月三，風箏飛滿天」，雖然還不到農曆三月，但這幾天南方已然有了「吹面不寒楊柳風」，這春風不緊不慢力道正好，吹得柳枝輕拂杏樹微搖，是個放風箏的好時節。

周末陪孩子出門踏青，看到蔚藍的天空中點綴了三五個風箏，五顏六色，盤旋出好看的姿式。幾個大人手裏拿着碩大線軸，很悠閒地操作着。現在風箏設計得很好，今天春風裏有幾隻蝴蝶，還有一個長滿飄帶的章魚，有一些飛得特別高的，只剩一個個小小的黑點。但這都不是我想要的風箏，我順着風箏線抬起了頭，一時間，思緒飛到了童年。

我的第一個風箏是母親做的，後院砍來的野竹子，母親用竹刀削成了光滑的竹篾，母親擔心竹刺扎了我的手，光光滑滑的竹篾還用磨刀石打磨了好幾遍，母親用縫衣線綁成了五邊形的骨架，蒙上了印試卷的大白紙，畫上了五顏六色的圖案，可是我怎麼也想不起母親畫的什麼圖案了，回來的車上我問母親，母親很認眞想了想，滿是疑惑的樣子，我給你做過風箏嗎？

那天我和姐姐高興地在草地上瘋跑，五邊形的小風箏掛在我們的身後，母親坐在旁邊的草地上微笑着看着我們，空氣裏滿是油菜花、紅花草和青青茶葉的味道，那個時候的風箏不能飛得很高，風箏線是母親納鞋底的麻線，線軲轆是母親用一根小竹枝穿着一個大點的竹筒做成的，沒那麼靈活，常常會卡住，棉花線也會打結。可這簡陋的小風箏給了我童年無盡的歡樂。

滿頭大汗的時候，母親會憐惜地拉住我，把我按在她的膝蓋上，擦去背上的汗水。休息的時候母親會教我們認識野地裏的青草，總會遞給我幾個白白的有點像藕節的草根，說是白茅根甜甜的，能治流鼻血，小孩子吃最好呢。這麼些年過去，家鄉野花野草的樣子我已然模糊不清了，但有時候踏青路上偶然遇到的一株形態別致的野草也能勾起我這一段關於故鄉，關於母親的回憶來。夕陽西下戀戀不捨回家的時候，母親左手牽着我，右手牽着姐姐，迎着夕陽回家的畫面很美也很溫暖。

在我的記憶裏，有我和姐姐圍着母親看母親紮風箏的樣子；在我的記憶裏，有我和姐姐在家鄉的田野裏瘋跑的樣子；在我的記憶裏，有母親給我擦去汗水溫暖的手……在我的記憶裏，風箏飛滿天的時候，就是一年之中最讓人快樂的時候。

眼前的風箏越飛越遠，我的思緒卻飄了回來——我的孩子拉了拉我的手說：「我也想要風箏。」是的呢，如今該是我這個母親爲孩子做風箏的時候了。

香港春遊記

陳紓婕

人生在線

三月木棉花開花落，空氣濕潤，搭船過海，住在上環一間酒店，未使用任何交通工具，純步行的在香港上環中環老街一帶游弋一番。看景看人看自己，記錄之，分享之。

一下船，藍色的海，對面是林立的高樓，總感覺像樂高積木一樣不太眞實。顏色繽紛的遊艇船舶在海面游弋，白色的浪花像瓊瑤小說女主角的白色圍巾。各類人種迎面而來，各類風格迥異的服飾。穿着黑色連衣裙的上班族，背着巨大的名牌包包；莫希干人髮型的男子，滿手臂的紋身；站在櫥窗內打電話的少年，戴着黑色的耳環。很多很多經過的人，不同顏色的瞳孔，氣味，髮色，彷彿置身《瘋狂動物園》，有高大瘦削的長頸鹿，也有黑壯的熊。大家來自不同族類，相安無事。

香港的街道，那些開得燦爛的杜鵑，三角梅，那些長入牆壁的榕樹樹根，那些供奉在街角的香爐神龕，都無疑在說着歲月的故事。這個曾經風華正茂，隔岸觀火的城市，如今時光的痕跡似有似無，明暗相間。

特意過來上環住，意圖把心儀的老街老巷都走了個遍。窄窄的小路，如果路人相遇，就類似狹路相逢。香港的路大概永遠在修葺，總是看到起重機，腳手架和正在敲敲打打的施工人員。臨街的咖啡廳都很雅致，不經意間就能看到一個衣着精緻的美女在低頭喝咖啡，在吃早餐的雲吞店扭頭一望，可以看見一班少女在畫素描，畫街景。午間時分，一個吹薩克斯風（港譯：色士風）的黑人在酒吧門口兀自吹奏起來，伴隨着嘈雜的街聲，讓我想起一部電影《begin again》。

我們在香港停留了兩天，難得翌日清晨不用滿懷怨念的早起，去喝酒是必須的。休言明朝事。

周六晚上九點初踏足蘭桂坊，已經被密集人流嚇到，臨時變卦去尋覓一個所謂清靜的小酒館，於是在背街的地方隨意走進路口一間綠色牆壁的酒吧。整個酒吧除了酒保，一個獨自喝酒的白人，一對貌似俄羅斯的夫妻，就是我們兩個故作高深的中國女人。我們在臨街的窗口，把經過街面的帥哥靚女肆意打量一番，自覺已經無需再探討人生，決定去蘭桂坊熱鬧下。於是再去7-11買了啤酒，一人提一瓶，去往那條著名的斜街。

在張小嫻成名作《麵包樹上的女人》裏，和初戀分手的女主角聖誕節跟朋友一起去蘭桂坊，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穿着十吋的高跟鞋踩上那條斜街，最後摔倒了並在聖誕夜和初戀復合了。那條充斥着初戀煩惱的斜街就是蘭桂坊給我的最初印象。

事隔多年，香港無復剛開埠時候的通商地位。蘭桂坊依舊爲遊客以及當地人必到的獵艷之地。十點走進周六的蘭桂坊，已經人聲鼎沸，整條街塞滿了各種膚色人種衣着極盡光鮮的人士，在那麼一條短短的街上互相打量，交換眼神，期待着什麼或者什麼也不期待。酒吧早就擠不進去，我們也不做這亂花錢的打算，就隨意的坐在台階邊，和幾個互相無視的韓國女人一起，喝酒聊天，嘻嘻哈哈的笑着。

周圍的人，很多都在笑着，像任性的孩子，也有些獨自拿瓶酒默默喝着的人，看着人群，眼神也很安然。就像幼稚園的一個班級，有些人積極的參與遊戲互動，有些只是安靜坐在角落看書。

酒，有的時候確實是好東西，它可以讓很多人放下桎梏，那麼放肆地開心一下。但若是天天任性喝酒，醉生夢死，應該就是一種可怕了。

過了十二點，我和朋友帶着醉意走回酒店。我喜歡這種都市的夜街，所有的店舖都關門了，路燈還亮着，長街很空，風淡淡的溫柔，我們晃晃悠悠的走着，什麼也不去思念。

《東京女子圖鑒》裏面那個一心嚮往大城市的秋田縣妹子，初到東京街頭，看着街頭的琉璃繁華，暗暗下了要出人頭地的野心。而我也懷着一些夢想在這個安靜的小城住着，總覺得遲早會去更美更遠的地方。

香港，這個五彩斑斕的城市，就跟我隔着一個小時船程的距離，我喜歡這樣隔岸觀火觀望着，可以漫不經心來這裏散步，然後回去蝸居。

以前看過一部很棒的香港電影《歲月神偷》，歲月可以偷去很多東西，白衣少年的美好肉體，還有那些脆弱愛情，就像香港聳立在維港旁邊的摩天高樓，也終究成爲廢墟，即便如此，我也會慶幸經過的所有風景，包括遇到你。

那麼晚安，我們歲月神偷見。